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九十八 集部

文安集卷七

元 揭傒斯 撰

書

上李秦公書

五月吉日豫章揭傒斯謹再拜奉書平章國公閤下夫士志為上時次之位次之農不以水旱怠其耕商不以寒暑輟其負販故能致千金之產登百穀於場況士之

致於道者乎不逢於今必顯於後有其時有其位道行於天下天也無其時無其位道不行於天下亦天也君子無與焉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明不敢計其時與位也因其時求其位以行其道此士之志也而不敢必乎天也士茍志於道生乎今之世可謂得其時矣然猶往往以不得其位為患其信之不篤而欲必於天者從而為言之曰上之人不能用夫士且怨且憤嗚呼過矣嘗觀夫用舍之際矣或一人薦之而百人阻之不能

使之不用且大明其道於天下或百人舉之而一人抑之卒罷而歸致老死而無聞夫一人至寡也百人至多也用舍繫焉而無所容於力非天也耶上之人茍能知其力之所至不能奪天之所與不能畀天之所不與賢者進而用之不賢者退而黜之不置一毫踈戚愛憎薄厚之心於其間惟以國家得人為務如是而猶有不信乎道上猶有遺才之恨者未之聞也嘗觀士之志立矣道明矣得其時與位矣而不能見知於其君道終莫能

以行雖行而不遠噫何其道之難行也耶伏惟閣下學富而德廣志勤而行實不以摧困折辱而易其節不以富貴顯榮而改其度尊為天子之舊學信為天子之腹心位崇乎公相功施乎社稷名聲昭乎四海可謂得其時與位而道信行矣又力能進退天下之士而無一毫疏戚薄厚愛憎之心置其間一務於為國而得人天下之士莫不顒顒然厲其志修其道以待時之用已然以一人之明籠天下之士豈其能保其固無遺才耶亦舉

其所知倡於其上而已耳僕少貧粗襲祖父業年十五六即挾其所有奔走衣食於四方乘驚湍絶峻崿觸冒乎炎埃雨雪之間或過午而未食或既夕而猶邁人情物態之變風俗政化之異本末逆順之由蓋備嘗而畢覽之矣至於國家内外之體補偏救弊之術亦嘗求其説而熟慮之矣然未始敢以告之人者疏遠鄙賤之士雖告而不信徒取詬病焉耳既無上下之援可自取爵位而力行之又無知己之人可相告語事茍利於時不

必由己出然終默默自悼行年三十有九惷然而無聞近始因緣親戚計可無旅食之憂遂自豫章附舟五千里而至京師雖童僕不敢攜一人恐重以累諸人也凡平生寓之目屬之耳體於身藏於心不敢以告之人者閣下皆已行之矣其未行者必次第而行之僕何敢踰涯越分而進以貽敎玉人之譏夫翰林皆極天下之選不以愚不肖過相薦引私竊自幸事苟有集庶幾由是而至於可為之地以自見其平生之所志萬一不然亦

可藉手以歸曰吾嘗獲薦於翰林矣吾嘗獲登李公之門矣益厲其志修其道垂之簡帙傳之子孫樂夫天之所以命我者用之舍之不敢求必於天也惟閣下少垂察焉傒斯恐懼再拜

與尚書右丞相書

傒斯再拜尚書右丞相閣下僕聞因衆者可以顯立功恣己者可以廣得賢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獨立無輔也森木之林鳥獸群聚者衆材咸濟也是故自用無朋

專欲無成得衆者昌寡助者亡此賢愚同致古今一軌者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夫泰之為卦君子道長之時也君子當道長之時其進尤必引其類則吉是進而不引其類雖當泰之時猶凶也人方安居暇食若無事於賢一旦風飛雲會加之百官之上立於廟堂之内以數尺之身任天下之責方寸之心闗天下之慮雖有周孔之智賁育之勇未聞能獨成其功也此僕與閣下不能無情伏惟閣下聰明强毅卓犖弘大誦聖人之

書行古人之為政知王道之本好賢有虛已之實生民之所仰望君子之所依歸又當天子銳精求治之時身任鼎鉉之寄以求治之時當鼎鉉之地而生民有仰望之情君子有依歸之心誠閣下垂名立功報國顯親之秋也然方今進賢用能之當否在閣下富民理財之能否在閣下斟酌庶務之宜否在閣下天子之所屬寄生民之所責望在閣下其任亦甚重且難矣夫上有宰相下有參佐百官而獨責任於閣下者以閣下明王道識

治體知本末之所先後經權之所異宜也此春秋所以責備於賢者耳由今觀之孰若一上下齊彼己旁羅俊乂廣攬英賢因其材而分任之而坐居其成功則功可大名可久福可致而禍可消也不然一身且未知所計况為朝廷計哉然鳳凰鸑鷟非凡木可棲絶奇異能非常調可致懸千金之賞不患無徙木之人市千里之骨何愁無絶足之馬誠能推誠折節激昂鼓舞則士必樂為用士樂為用何功不成且進賢者非所以市私恩也

將以佐天子理萬民也忠以出之信以行之忠信之人天必佑之毋患乎賢之不為用但盡其求賢之道而已牛之肯綮逢庖丁之刃則解木之盤錯遇匠石之斤則離毋患乎事之難行但盡其用賢之道而已進一君子則君子之類應任一小人則小人之類應此善敗禍福之由亦不可不審且慎也惟閤下察焉僎斯再拜

答胡汲仲書

僎斯頓首汲仲簿公執事僎斯比猥以陋薄之見汎浮之

辭瀆冒於執事意甚悔之既無及已連月留滯於外不得朝夕訪問不圖宏大更枉還答又以俗迫雨坐山曈者逮旬不得上謝知執事於我如何哉然賢者之待不肖不肖之望於賢者皆不可謂之無意也茍有忠告則肝胆相呈心口相宣不當蓄嫌畏挾蒙背若市井塗路之人也故復有所祈不敢默默遂止以執事好古之敏信道之篤知足以知之勇足以行之可謂魁傑特達出群之士至於商畧人物言論風采頗若無人來書有云為

衆所推謬當斯文之託僕竊以為過矣夫衰周之世文武幾墜孔子以天縱之聖出為天下萬世之宗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其自居者好學而已孟子當戰國之時闢楊墨排縱横揭孔氏之道而明之若掃欃槍開日月之光疏百川益河海之深及其辯也曰不得已今幸與執事居休明之世吾道光盛賢士輩出禮樂非甚崩大壞際天所覆無不順軌雖有孔孟猶不當贅然自任畧無辭讓之色使執事所學之道所居之世誠當孔孟

之任必待後世之人推尊而光顯之不當自道若此且以執事自處為何如時哉今年夏見青田陸如山謂執事自許直繼孟子非知道之士不能為是言者猶或不識執事所言之旨由今而言則信有之矣夫孔孟大聖也大賢也當斯文之託者若孔孟可矣而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每與執事商論則甚尊信佛老氏至欲合三氏而為一則當斯文之託者道固應如是乎此皆甚不可者也或

謂執事有師道而無友道誠知言哉傳曰雖有周公之
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之謂也來書又
云前乎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詩若文而知後乎千古
亦將由詩若文而知今之道予讀其言而悲之自漢以
來繼述之文多可讀之文少夫道有本文有體尊卑大
小長短疏戚華實正偽截乎若天地山川之不可相陵
昭乎若日月星辰之不可相踰離乎若飛潛動植之不
可相移惟適當而已耳近見執事序黃成性文章言辭

夸大皆非事實其所稱舉皆公卿大臣之事非學道在下者所宜言抑亦自任之素不知其言之過也且文者古聖賢不得已者之所託也而今世行道之士不惟其事尚欲託之此而垂後不亦甚可悲夫僕之才不足以知執事僕之言不足以曉左右所以聞之父師之訓有與執事戾者聊為僭越申言之前之言敢以為執事之忠後之言敢以為執事之望尚冀致之用以幸學者以示來世則大願也優柔之教敢不敬承聞將就天台之

闕不知何時定行當於江滸一别

與蕭維斗書

傒斯再拜諭德蕭公閣下僕性分麄謬昏聵絶不通時事與人交不計隆薄能否輙以古道相期待俗下詬病日甚不止終愧悔今復妄有謁於閣下焉惟天生賢哲常曠數百載不一二見及有其人或又廢於庸主格於讒忌盡於懦怯畏慎弗克卒其大業僕甚痛之自來京師目覩耳聽口誦心語惟公才全學富義精仁熟謙讓

克謹去就有節名與實侔位與德稱有古大賢之風束帛之聘累先丘園每聘必增其秩每名必優其禮其尊德樂道右賢尚能崇信慕向若漢高帝之於四皓可謂隆矣然四皓不出則已一出則能割至尊之愛定天下之本建萬世之名倏然而來浩然而歸來不見其所難去不見其所窮何其裕哉且今天下非漢高之草創皇太子聰明仁孝過於惠帝上親信篤愛無高帝之惑溺昔之儲貳不得與國家之政今則無所不領宜若公者

知無不言言無不從然天下之賢士未振者不聞有所
舉天下之政令有闕者不聞有所陳愔愔默默日以懐
去為務又不能借一事决去就使天下有識之士蹀足
搤擘徘徊四顧而失望僕誠愚鄙未達其故抑嘗舉之
而未用陳之而未行邪則去就可以兆矣道行於天下
謂之達道不行於天下謂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今公居達之時行窮之事尤所未喻且
天之生斯人也豈徒欲寵榮其身體利澤其子孫而已

亦欲使生民之有知也公誠能高卧空山遠引遐徼則為巢許務消之徒可為嚴陵魯連之徒亦可雖欲驂風駟霞詼詭變眩如偓佺安期羨門盧敖徐福之徒亦可今業已出矣食其禄而居其位矣何乃若是恝恝邪竊為公計莫若攄肝瀝胆激昂慷慨極論天下之賢士求當今政令之得失典章文物之損益君儲切身之急務疏而陳之苟其説行則從容可為二疏之事不行則挂冠神武拂衷而西矣上不負朝廷之知下不觖天下之

望天下之士莫不想望風槩咨嗟嘆息曰蕭公真賢矣

哉朝廷之尊賢下士必自公始則公進為國家之榮退

為斯道之隆生為萬全之人没有無窮之名不亦休乎

又不得已則引年謝疾而去耳或曰公不得已而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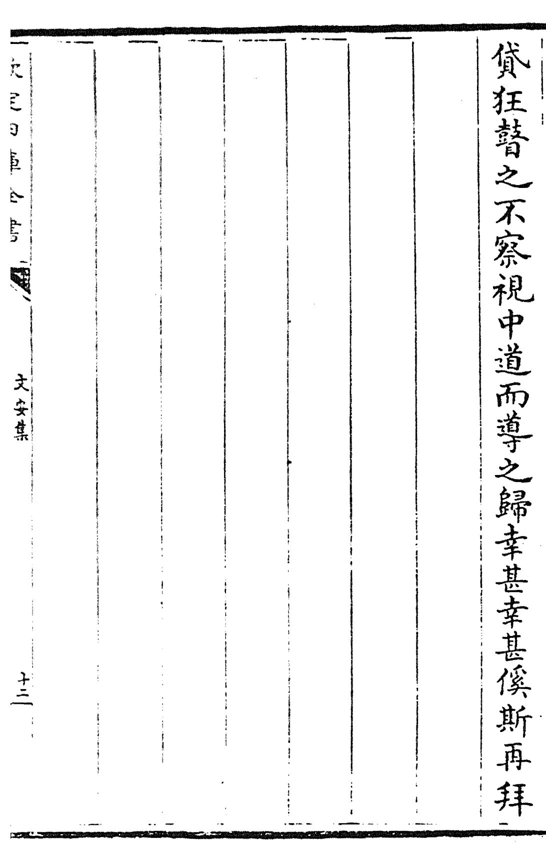
身冒大名被至恩夙夜戰掉兢慄猶懼不持若夫進賢

補過則揆諫之司吾所職者輔廸是宜且言之而中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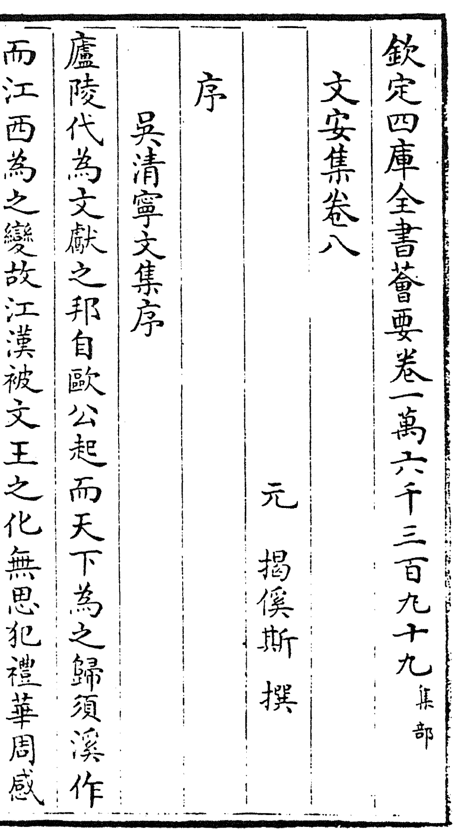
吾之歸未可期言而不中則僇辱所歸况若公者進退

語默必有其時豈庸豎賤走所能察識哉僕益惑焉夫

公之出處非若彼旅進旅退之人旅進旅退之人雖千萬不為天下輕重公實有萬世之繫焉不可不暴白於天下後世使之有則也念之念之時不再矣僕近行河濟之間有過而歌者曰我行河濟兮瞻彼泰山聖人之不待兮我道孔艱進不汝信兮退即汝諼河兮濟兮道靡靡兮乃撫棹送而和之曰泰山巍巍吾其跂而河水瀰瀰吾其濟而聖人雖遠吾斯軌而因錄其詞并書以獻惟公念生才之難遭時之不易憫斯民之無知


貸狂瞽之不察視中道而導之歸幸甚幸甚傒斯再拜

文安集卷七



文安集卷八

元　揭傒斯　撰

序

吳清寧文集序

廬陵代為文獻之邦自歐公起而天下為之歸須溪作而江西為之變故江漢被文王之化無思犯禮華周感杞妻之哭而變國俗其所感雖殊而人心之變一也須

溪沒一十有七年學者復靡然棄哀怨而趨和平科舉之利誘之也永新吳清寧以英妙之年際休明之運方策名進士而獨好古文已可謂豪傑之士矣然方今以明經取士所謂程文又皆復乎古以其所好固無害於所求也讀清寧五七言詩已清潤明快古賦已瀏亮純雅記序已究委有法而予竊有獻焉清寧廬陵人也姑以廬陵言之歐公天下之宗也百世之師也宜以為歸須溪衰世之作也然其評詩數百年之間一人而已獨非

子之師乎因二公之盛浚六經之源益溯而求之海內之名必歸子矣

豐水續志序

王順伯修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邑陞為富州又二十有五年李君肖翁典鄉校居五年乃輯淳祐以來城池人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為續志六卷條敷類析窮蒐極簡將以垂信方來惟東南物產豫章為下故班孟堅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蓋自古然矣是

書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深致其意使為政者少有仁恕必能戚焉有動乎中思復其舊其於政教所書必錄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鄉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碩學粹德起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尊景行育人才無所不用其道猶惓惓是書而豈徒哉後之君子尚求李君之志

蕭孚有詩序

廬陵蕭氏世為達官為能臣至臨江從事煥有復以政

事稱而其季弟孚有乃以能詩聞夫為政與詩同心
欲其平也氣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紀綱
欲明法度欲齊而温柔敦厚之敎常行其中也孚有之
詩章出也讀蘇州韋公之詩如單父之琴武城之絃歌
不知其政之化而俗之遷也海内之學韋者吾識二人
焉涿郡盧處道臨川吳仲谷處道有爵位於朝有聲
名在天下其氣完故獨得其深厚而時發以簡齋仲谷
隱者也其氣孤故獨得其幽茂踈淡而時振以岑參崔

正言今復得孚有焉孚有生文獻之家襲富貴之業而性情温厚辭氣閒雅故其為詩周旋俯仰舉相似焉此非獨善學韋也亦居相似而性相近也使他日推以為政民有不忍欺者蕭氏之未艾於此可卜焉予聞其師劉君桂翁亦深造於韋豈其固有所自耶

孔氏譜序

孔氏世家一卷其泒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孔之子孫曰克已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由江西不

遠千里拜曲阜陵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傒斯得與觀焉於是悚然敬肅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年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

致是乎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况其子孫乎其爲孔子之子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爲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爲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况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天歷

二年二月丁酉後學揭傒斯敬書

重修揭氏族譜序

揭氏稱漢安道侯之後者我桂陽府君據夾漈通志而言也盱江之族與我同出乃祖楚司揭氏汝寧之族則又祖漢陽信侯三者政未知所定也盱江與豐城之始祖兄弟也今豐城稱始祖為盱江府君誤矣唐乾寧二年僕射鎮以敗上官遂之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有勞績於

表子孫世居表于豫章盱江為近且我始祖府君其名政與僕射類豈其兄弟遭五季之亂遂散處諸郡耶是未可知也然吾先世之雄文盛德在宋由進士而入者科不乏人自足著白於無窮又豈敢重貽拜汾陽之譏大德中族兄允中合諸譜而修之今則以寧兄復續而廣之讀此者油然孝弟之心凄然霜露之感必有不待喻而興者凡我子子孫孫尚敬之哉

送劉旌德序

凡為進士有謁於余者余必有以告之余亦忝進士之名也至於廬陵劉君粹衷余知己也方擢高科拜新安之命而去余乃未有以告之粹衷亦以憂不果上今再調宣之旌德寧而終不有以告之何也粹衷之所受學皆賢師所與游皆良友所言皆仁義道德之懿所行皆孝弟忠信之實舉於鄉而無忝選於有司而無慚余不及則有之矣未有能過之者誠無以告之也然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經學次文藝次政事其法甚敘其道甚備

歷二十餘年非不久累七科之士非不多而天下政煩
教弛民情壅塞風俗不興上之澤不下流日甚一日其
故何哉豈學無賢師游無良友以仁義道德為虛說以
孝弟忠信為曲行特竊其言以取祿位非有躬行之實
歟豈猜賢忌能者尚多懷奸挾詐者益衆附之則安富
尊榮違之則貧賤憂辱雖儒者亦委而從之歟抑瑣瑣
州縣上迫大府震以不仁之威壓以非理之勢雖欲自
竭有所不能雖能有所不容者歟抑任小者不可以謀

大任輕者不可以圖重守一官則治一官居一職則治一職非宰相不足以變天下之化易天下之俗雖更七科柄用者尚寡歟夫何儒者之無益於國也非儒者之無益於國也不能盡儒者之用焉耳今粹衷之為旌德也有君子之譽挾進士之號居一邑之長寄百里之命得於己者有躬行之實待於人者無越分之望是非聽乎理屈伸由乎道乘飢渴之餘反貪暴之風政教之流必浩浩乎若奔川東注風俗之變必靡靡乎若長風偃

草儒者之效吾睹之有日矣余何以告之雖然粹衷所治一邑耳由一邑而天下是在天子與宰相能用不能用耳勉哉粹衷無晝乎世之不能容不能知不能用也

通鑑綱目書法序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為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魯史不可

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宜莫如朱子
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賢之旨者不能
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綱
目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為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
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為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
然言愈煩而義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
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有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
辭則公羊穀梁其義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

天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絶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此書法不得不為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益友遭宋訖錄閉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史其為此書幾三十年寸寸而較銖銖而積微詞隱義高見特識

既足以啓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余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於乎後之覽是書者尚求其志哉天歷二年六月十日序

范先生詩序

范先生者諱梈字德機臨江清江人也少家貧力學有文章工詩尤好為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遊賣卜燕市見者皆驚異之相語曰此必非賣卜者已而為董中丞

所知名置館下命諸子弟皆受學焉由是名動京師遂薦為左衛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浦城楊載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余亦與之遊伯生嘗許之曰楊仲弘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唐臨晉帖以余為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庭老吏也聞者皆大笑余獨謂范德機詩以為唐臨晉帖終未迫真今故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雨卷雷縱横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崚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

野獨鶴叫群四顧無人一碧萬里差有可彷彿耳晩尤工篆隷吴興趙文敏公曰范德機漢隷我固當避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其居官廉直門不受私謁歴佐海北江西閩海三憲府三棄官養母天下稱之嘗一拜應奉翰林文字而有閩海之命不果行至順元年年五十九卒其詩道之傳廬陵楊中得其骨郡人傅若金得其神皆有盛名其平生交友之善終始不變者郡人熊𣲖也楊中將刻其詩命其子繼文請序為書其始末如此嗚

呼若德機者可謂千載士矣楊中字伯允傅若金字與礪熊輈字敬輿詩凡若干卷

書王鼎翁文集序

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嘆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為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為文章以望其友為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興師勤王非不知天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為廢數十萬生靈為無益誠不忍坐視君

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末如之何況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邑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劒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間關

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覩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辱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城南宴集詩後序

京師天下游士之滙其適然覯晤為千載談者之資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義感或以言求其取友雖岐苟軌於道均可以著簡書而託子孫也城南兹集得朋之義益備焉以僕愚戇亦俾在列肴核維旅酒醑惟旨威儀有數長幼有節舉醆更屬以親以久比往風後若勸若懲弛以談諧終歸雅則殘月既墮白露在庭觴酌未闌賦詩斯舉飲者既不知其醉而不

飲者若素嗜焉賓既不知其主而主者亦自忘焉居而殊方出乃合轍新知舊好脗然靡間則斯會也不已難乎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特未知所以資千載本百世者果安在耳廬山鄭君直卿既序其會集之詳於前余復申其交友之樂於後君子所命不敢廢焉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胡某伯友吾鄉之賢而秀者也好學而篤志嘗謂吾受

夫子罔極之恩欲一拜孔林而不獲焉至順三年夏以職事上計京師過任城距曲阜九十里欲往不可得及竣事將還告予曰吾必一至孔林遂所願焉幸有以教我予進而告之曰夫能使我知所以為人之道而盡心焉者夫子之教也此所謂罔極之恩也服夫子之教盡為人之道所以報夫罔極之恩也非必造其居里謁其林廟而後為盡報夫子之道譬之其親其生養之盡其樂其没也葬之盡其禮祭之盡其誠其服於身也惟父

母之訓是承可為真孝子矣其養也葬也祭也其服於
身也悉反是曰必一造其親之墓而致其哀焉得謂之
孝子矣乎其事聖人也亦然非聖人之學不學非聖人
之言不言非聖人之行不行其服於身也悉反是而歳
必一至孔林而展其禮焉得謂聖人之徒矣乎吾既知
所以為聖人之教所以為人之道吾盡吾知而行吾所
知其報夫子罔極之恩孰大於是舍是人必謂要譽於
鄉黨朋友而已夫讀聖人之書求聖人之學能思其罔

極之恩必求其居里謁其林廟斯過人亦遠矣雖然吾子其勉之秋八月六日揭傒斯序

送張掾序

張君用以吏起南陽歷澧州升憲府一旦又掾於監察之庭君用亦榮矣而余竊有言焉夫今之號稱風憲者下而肅政上而臺察皆朝廷耳目之寄四海生民之命以伐姦立善扶綱振紀其為職任而得陽陽言天下得失披智巧之所諱避莫如監察御史得與監察御史執

簡牘必可否持是非又莫若為其掾則居其任者其責不既重矣乎以至重之責而惟掐人毫髮之不慎報其草芥之私頑以售其黜陟之威以逞快其欲心其為害亦大矣然君用之為人高明果毅人也公而忘私人也夫高明則情無不察果毅則事無不斷公則理無不得持是以往何憂其不名之立功之盛哉然余竊又有獻焉傳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又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故以小善而掩大惡則為惡者滋以小過而棄大

善則為善者懼舉不當賢罰不及罪謂之不任故君子平其心而直其氣思其職而竭其力樂其效不計其報君用其慎之哉君行見吾故人朱仲章亦稱高明果毅公而忘私人也其為我謝焉

送陳文學序

新授靖州會同縣文學盱江陳君將行而通國之人皆笑之巧者笑之以拙愚者笑之以狂彊者笑之以不奮揚弱者笑之以不自愛其身其言曰縣盱而靖水陸行

幾三千里高如梯蒼天深若航大海穿虎豹摩虬龍又何必弊弊焉為一文學哉君方趣裝具糗糧倓然若不聞覔覔然笑且咍行有日矣告余别余曰人之笑子者衆矣子無以人之笑而自喪也人之笑子者不知子者也人之笑子者官卑而地遐也不聞笑子之學也夫文學雖卑王官也會同雖僻小王邑也吾守王官居王邑食王禄而行吾之道夫何不可之有子行矣其篤爾行謹爾言敬爾儀毋蔽爾私毋徇爾財求其可事者事之

可友者友之可教者教之以無替王官尼王化竭吾職而已又安知官之卑地之遐乎且子方盛年而親未老政自樹立之日茍可以行其道雖寒荒窮髮之外將不暇顧況會同哉子行矣勉旃善自樹立官卑地遐非子之病也今之笑子者將拜子矣

贈醫氏湯伯高序

楚俗信巫不信醫自三代以來為然今為甚凡疾不計久近淺深藥一入口不效即屛去至於巫反覆十數不

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責殫其財竭其力卒不效且死乃交責之曰是醫之誤而用巫之晚也終不一語加咎巫故功恒歸於巫敗恒歸於醫效不效巫恒受上賞而醫輙後焉故醫之稍欲急於利信於人又必假邪魅之候以為容雖上智鮮不惑甚而沅湘之間用人以祭非鬼求利益被重刑厚罰而不怨悔而巫之禍盤錯深固不解矣醫之道既久不勝於巫雖有良醫且不得施其用以成其名而學者日以怠故或曠數郡求一良醫不可

致烏乎其先王之道不明歟何巫之禍至此也人之得終其天年不其幸歟吾里有徐先生若虛者郡大姓也年十五舉進士即謝歸業醫人有一方之良一言之善必重幣不遠數百里而師之以必得乃止歷數十年其學大成著易簡歸一數十卷辨疑補漏博約明察通徹融敏咸謂古人復生其治以脈不以證無富貴貧賤不責其報信而治無不效其不治必先知之惟一用巫乃去不顧自是吾里之巫稍不得專其巧矣余行數千里

莫能及間一遇焉又止攻一門擅一技而已無兼善之者來盱江得湯伯高該明静深不伐不矜深有類於徐余方憂巫之禍醫之道不明坐視民命之夭閼而莫救而愛高之學有類於徐且試之輙效故并書巫醫之行利害及徐之本末以贈之嗟夫使世之醫皆若虚伯高信之者皆吾里之人巫其能久勝矣乎伯高名垚自號常静處士若虚名棪閩盧山有郭氏號南寄者亦有名

夷白先生集序

靖州史君郭履以外舅夷白先生鄭氏所著須堂集若干卷請序於豫章揭傒斯序曰莆田鄭氏自夾漈先生以博學聞天下其後百餘年有夷白先生夷白先生蚤孤窮學於林臯父先生林臯父先生大奇之年十五六即棄去日縱飲博豪游市肆間林先生患之一日適過林先生門先生出遇之名閉齋閤中數月日夜切責詬辱之遂大感悔悉謝絶游從研極經史下至百家外説無所不涉放筆為文厓崩岈豁幽詭變眩赫然如臨百

萬之兵謀勇撓出宋末以鄉賦與計偕不第大臣薦有
史才得名試史館去之淮漢間與諸健帥豪士游氣益
橫厲多感激慨慷之言入國朝辟聘交至杜門不起著
古易覲玩等書探聖人之微立後世之的子孫賓客相
對竟日閒一語輒汗下其學行大抵類夾漈先生或謂
其詩文之奇古過之悲夫世復有奇偉博達之士若吏
白先生者乎使先生所遭皆合乎志少盡其用則英光
盛烈不與古人飛馳於汗簡哉而林皐父先生亦不泯

然於世交稱道之矣顧以是託余不亦重可歎哉先生名鉞字偉節云

純德先生梅西集序

純德先生郭君諱陞字德基長樂人也世以明經顯號書橱郭家父正子宋名進士好春秋著春秋傳論由是治春秋者多師郭氏春秋先生少孤母林教育之長通六經尤長於易著易述治易者復師郭氏易而素尚高潔登山臨水雅歌投壺賔餞無虛日酒酣為文下筆不

少休每一篇出爭相傳寫皆效其體閩中居士莫敢與比先生亦未嘗少自矜衒人有一善稱之不極不置故人樂出其下初補太學生宋亡居鄉教授至元中以遺逸起家三為郡文學所至相賀以為得師先生之文益高道益尊而亦以是終焉閩之賢者黃監簿仲元論先生曰動靜可識近乎時真人不絕俗近乎知獎士成名近乎仁其有道者鄭國史鉞曰先生之文流出肺腑詩有開元元和風致長短句妙處逼秦晏今翰林學士承

旨程公廉閆閩海時尤相雅愛亦曰其談經明白統貫不刻鑿以為異其詩若文和平沉深不琢鏤以為工其為人疎通慷慨謹簡易直不矯亢以為高其為子為父孝以慈其與人交彌久而孚益遠而不可忘葢先生之質全於天先生之文粹於學不求敬而人敬之不求愛而人愛之不求知而人知之不求傳而人傳之嗚呼此所以為先生也耶皇慶二年夏先生之子履由太子太傅府長史出知靖州其行也集先生之詩若文若干卷

曰梅西集屬余序噫余能序先生之文耶然余樂其人慕其道好其文庶幾可以託不泯遂序之純德其門生故友之所謚云是歲六月朔豫章揭傒斯序

送程叔永南歸序

翰林程公以儒術起家出入三朝德盛望隆為國名臣為江南第一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數惟公屹然嶽立不倚不阿繇是名日登天子亦以為大臣體特超遷三官追贈其考妣官其一子同知南豐州

事賜七品服於是寵榮至矣咸以為宜而公惕然踖然如不勝人益以為難南豐君行且有日又屬禁時不得奉尊酒寫萬里之懷迺為之辭曰君為鄖公之孫翰林公之子日連袵結鞅而來者非名卿大臣則高人俊士凡修齊經濟之道進退揖讓之節忠孝廉恪之本宜皆飫聞而熟見之矣君籍盱南豐盱屬邑今雖別為州猶鄉邦也凡地之險易民之情偽務之緩急得失亦素講而深喻之矣君又才高而識遠氣和而節下機未發而

轂釋聲未振而響應以之剸繁劇解盤錯事上而接下莫不宜愜吾惡能言之君見巷列之樹乎其初也既宜其地而封植之矣又灌以液之援以周之剔其蠧而時視之靡不曰吾將夏息其陰冬取其材以成室屋矣而往往不相待焉幸而後之人愛而有之否則撤其藩垣肆其狂馳牛馬觸劘樵牧攀援先披其枝後撥其根見者傷嗟聞者憤惋不亦悲夫人之積德累行食勤衣苦遠者數十世近者百數十年所以厚其子孫厥惟艱哉

故周公有鴟鴞之貽魯人貽閟宮之頌誠知機構之難承繼之甚不一也今若君之家者亦已寡矣而君又將有民社之寄焉夫世降不古者亦已久矣吏民之憸巧豪横之伺候利誘之蕩汩臧獲之貪黷驕慢小有不誠則祖宗為辱不亦甚可畏哉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能如翰林之於郢公則善矣雖然吾何以為君言哉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此孫叔敖所以治楚也以是三者而行之以誠亦庶乎其善也

敢書以引

送族子時益赴南康主簿序

古者內自御史府諸監寺外及郡縣皆置主簿內掌印勾檢稽失外關錄諸事省署文書今惟縣置之然得與令丞列坐聯署相可否關決事其職乃與令等令曰可主簿曰不可不可行也主簿曰可令曰不可不可行也凡獄訟期會署文書又必自主簿始以次至於丞若令主簿不可即尼不行令雖尊亦有所不得專者故令主

簿必惟其人族子時益性廉而平氣和而清好友行於家忠孝著於宗族鄉黨通經學古敏而能下嘗以國書教授臨江上下交稱其賢今又主簿南康吾知必得其職矣然子雖賢令非其人則不能以行令賢郡太守佐非其人亦將有所不行余聞新邑令則蔣君也余嘗與之友讀書習律和一平恕賢令也郡太守趙公余亦嘗接言論於朝好古博雅賢守也其佐幕則一君為元僚一君以憲掾起家廉直明慎賢佐也余知之最有年夫

令賢郡守佐又賢子雖有不及猶將容之況以子之賢乎余不獨為子之幸實為南康民之幸吾聞南康有八百毒龍不深潛遠逝則將化其德而從之矣古者主簿之職勾稽得其當猶有去為御史為卿監令僕者子其勗之

送李克俊赴長興州同知序

夫今之所謂善政者亦曰廉而已矣廉非為政之極而為政必自廉始惟廉則欲必寡欲寡必公公則不匱然

天下皆知廉之為貴也而莫知為之何也禄薄而任重內不足以給其妻子外不足以應其誅求孰能不為之動哉設有一人焉則自以為度越恒人且萬萬矣遂乃傲大府慢同列奴視胥吏而草芥其民及夫怨怒並興禍釁交作又自咎曰廉不可為如此人亦曰廉不可為如此於是改行易節售私騁欲波蕩而火燃廉恥之道無遺矣不敗不止夫如是政何由善民何由生哉故知貴廉而能保其名者恒求一二於千萬也吾獨於河東

李君克俊之貳長興也躍然為之喜君之先人是為集賢侍讀學士歷中外餘四十年天下號為能臣凡為政之道必講之有素君又饜飫於詩書沈酣於禮義其平易足以近民長興又為浙右上腴食公田之入足以自給也他日稱廉循者實於君有望焉夫廉者固君子之事也不可以多上人

送劉真叟赴廣東憲幕詩序

淮西有賢士曰劉君真叟初從諸生間有能詩聲至大

初部使按行至郡其掾方端甫剛直廉正人也雅知人
聞君名即言部使者命有司貢焉將用為掾會有令君
以南士罷僉事鄭公善明獨深惜其才不得用君方閉
門讀書大肆於學將就試有司延祐七年春鄭公持節
南海道遇故掾張信卿語劉君甚悉名與俱君歎曰士
為知己用用不用命也吾不可以負鄭公乃杖策踰梅
關下韶水不遠二千里往從之適余遇於章江之上諸
士友為詩以豔其行復請余序所由來然余觀劉君以

粹德實學長才修名政恐區區一掾不足以辱劉君而鄭公能知人如此能下士如此劉君固不得辭是行也夫公卿下士可以觀其政矣君子見賢人出可以占其時矣故余不以劉君受知鄭公為喜而以鄭公能知人下士為喜不以劉君得一掾為喜而以賢人君子出應其時為喜劉君勉乎哉余望子於青雲之上復繫以詩曰新栽桂楫發龍舒南度梅關謁使車霜氣春隨五色筆虹光夜入滿船書天涵聖澤鯨波瀋雨洗蠻荒瘴霧

虚日晏從容蓮幕裏知君隨地有安居

宋史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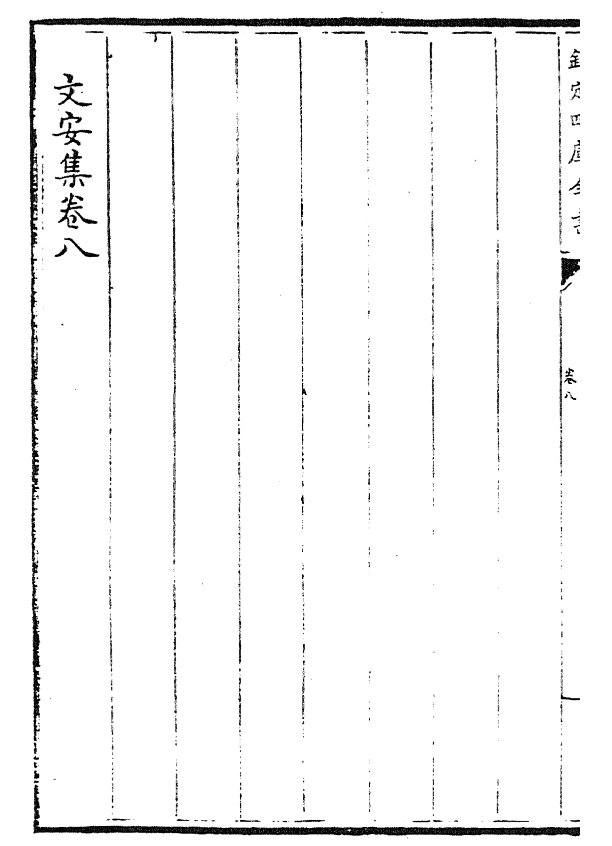
傳曰五帝異樂三王不相襲禮聖人非惡同而好異也勢不能也是故聖人執經以達道君子因時勢以立業經有定位權無常勢變化消息與時偕極知此則可以明古今之故而制當世之務矣集賢大學士樞密院使大梁王公歷觀先儒論前史之得失必責以五帝三王之事乃本司馬氏通鑑作歷代史論一本陳均宋編年

備要作宋史論凡十數萬言不為甚高之論而求中行之實不務辭藻之富而求理義之當執經達權得易隨時之義彰善黜惡有春秋責備之法所以求當於古人垂訓於將來也而於宋論尤加詳焉其稱太祖之得天下也無異前代而能建過唐之祚接繼堯之統者立國以仁設教以儒此有道之長也所深惜者太祖無妻散之臣太宗有魯桓之行神宗首用王安石以啓宗室衰削之深根哲宗起章惇徽宗任蔡京以致播遷之極辱

高宗為中興之主而李綱張浚廢痼宗澤憂死岳飛殺
黄潛善汪伯彥秦檜之徒彙征旅進更為腹心拒絶和
之議棄恢復之幾甘宴安於窮陬忘祖宗之大耻孝宗
既非剛明之主徒聲北伐之辭寧宗之疾委柄侂胄理
宗之立歸德彌遠群邪輻輳善類日消不顧唇齒之謀
竊取復讎之美馴至度宗權歸似道欺君敗國卒至覆
亡三黨之禍成於三變四凶之毒繼於五鬼反覆小人
之情狀痛悼君子之椓喪讀之千載之下猶當拊膺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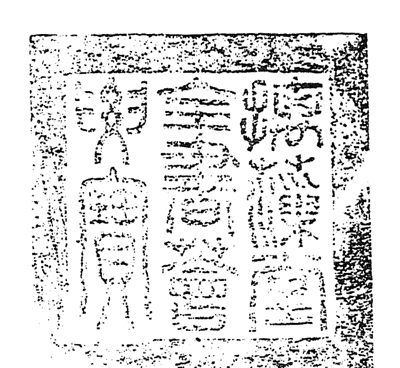
朊流滌而永嘆也至論其家法規制人才文物則薄唐而陋漢南北並國則先宋而後金以王欽若收濕穀蠲旱租放逋責吕惠卿却西夏丁謂經制施黔雖小人猶有所取趙普修私怨韓琦刺義勇司馬光敗助役范純仁復青苗劉摯等議調停文彦博吕大防主回河寇準薦丁謂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雖君子而猶有所憾若此之類不可殫陳皆矯然出於群思衆見之中嶷然立於大公至正之表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嗚

呼讀詩書而不知經權之道時勢之宜孔子曰雖多亦奚以為夫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何自古人主之悟者恒鮮也以公文學行藝才識器度直內而方外憂國如憂家身事五朝位歷二府雄名碩望將五十年猶以餘忠遺智託之空言使天下後世之為人君為人臣者知所龜鑑而為宋成書者亦有所折衷焉雖然今天下之望於公者其止是哉敢書以為宋史論序



文安集卷八

謹案卷六第二頁後六行呼圖克岱爾舊作忽都答兒今改後仿此　三頁後二行羅羅丹舊作羅羅䚡今改後仿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朱文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安集卷九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 集部

文安集卷九

元 揭傒斯 撰

送劉以德赴化州學正序

學校非三代之教久矣然猶幸學校未廢儒者知有所依歸況窮荒遐徼使無學校安知有所謂聖人之教哉故學校者教化之原而人心之所係也我元建國餘六

十載矣崇儒之意非不至興學之令非不加俊造之士非不舉而用之而猶未能浸淫乎三代之教者旬宣之道未盡廉恥之化未興詬病之風未除也職教之徒擁腫腆腮孳孳焉規錙銖計升斗是急使並緣之吏間窺隙伺日相與為欺安敢望有三代之教哉幸而學無廪稍又幸而遇賢有司又幸而近大府或知所自愛此外所甚大幸者教官能自賢能自賢或不遇有司又不能以自立若今廬陵劉君以德所得化州者廪稍之有無

有司之賢否不可知既不近於大府而遠在數千里外然俗無美惡地無遠邇敎之化之在我而已况君有學有行家足以自給稍得一賢守令自拔於上他日五嶺之外窮海之濱有善敎者必自君始愛之慎之吾將洗耳於北闕之下

送張都事序

天子既建奎章閣置大學士二人侍書學士二人承制學士二人供奉學士二人參書二人非嘗任省臺翰林

及名進士不得居是官明年增置大學士二人典籤二人典籤秩從六品初命英宗龍飛進士第一人台哈布哈兼善丞相掾張景先希哲為之希哲尋去為禮部主事又以丞相掾張中立惟正繼之居一年兼善拜南臺監察御史惟正亦遷江西行省都事天下之選莫重於省臺或由省臺入為閣官或由閣官出居省臺則閣官之選與省臺等而又必天子親擢之惟正一歲中兩被擢皆得天子所重地其日夜求所以稱塞固宜余與惟正

同僚同與修皇朝經世大典惟正無一言不及於仁義無一事不致其精詳余嘗謂惟正居職任事無不及者江西號繁劇難治然繁劇在郡縣無在行省行省茍得其人雖使郡縣皆務為簡靜猶反掌耳江西難治莫甚吉安然以前江西廉訪使馮君輔今揚州總管諾海治之政未嘗不行訟未嘗不簡吏民未嘗不心悅誠服非惟不能欺至不忍欺是故為政係其人不係其地而君輔諾海之在郡也上之人惡其異己也沮之抑之不遺

餘力卒不能安其身以去江西之政日益弊民日益困
加之以飢饉重之以疾癘有司恬然莫之恤者果誰為
之耶故天下郡縣不患無賢守令患上之人不能正其
好惡以示其嚮方公其衡鑑以別其淑慝扶其善類以
激昂其志氣耳故行省者郡縣之標準也茍標不正準
不平欲其影之直鈞石之和得乎今惟正之佐江西也
以平章全公之簡重廉正惟正之精實謹敏相與存大
體略細故先人而後己使君子得以行其道小人無以

騁其姦民之有瘳也必矣惟正敬之勉之其毋忘天子親擢之意他日有論奎章人物曰惟正惟正則僕也與有榮耀焉

送藝林庫提點畢申達棄官歸養詩序

世言忠孝不兩立忠孝亦有二乎見於事君謂之忠見於事親謂之孝人見其孝也而不知有忠之道存焉曰孝而已矣人見其忠也而不知有孝之道存焉曰忠而已矣一行非孝非忠也一念非忠非孝也天地之大也

日月之明也人物之衆也其可感而通者莫疾乎忠與孝也雖庸人孺子一行其孝而風俗為之變世之行政施化有弗能焉雖屠卒賤隸一行其忠而天地為之重世之守職任事有弗及焉况身為名父之令子聖天子之賢臣者乎一出一處豈無所係哉藝林庫提點樵隱君兼才德之名懷忠孝之實昔者天子既奪其養而寘之藝林矣君不以筦庫為卑而怠其事又命攝授經而列於奎章矣君不以師道為尊而貪其榮一旦棄官歸

養如孤雲之遇飄風瞬息而不可留也雖賁育之勇不能過焉濟南之士豈無所動其心哉即使君日居朝廷之上奉一職效一官其忠亦如是止耳今退居庭闈之間盡甘旨之奉謹溫凊之禮父母樂之鄉黨稱之使天下聞者父以教其子兄以訓其弟相率而歸於孝弟之化以相隆平之治其為忠也不亦大乎故君子處亦一忠孝出亦一忠孝烏可岐而二之哉昔親之壯也而不知事其君是不孝於親者也親既老矣而不知事其親

是不忠於君者也天下豈有不忠之孝不孝之忠哉則樵隱君之出處交得其道矣君行矣余欲歸養而無所用吾情焉車既膏馬既秣凡工為文辭者皆詩以送之而奎章閣承制學士李公命余為之序

送伊蘇嗒喇齊序

自科舉廢而天下學士大夫之子弟不為農則為工為商自科舉復而天下武臣氓隷之子弟皆為士為儒非昔之人無聞知而今之人獨賢也碩在上之人所以導

之者何如耳國家臣妾萬邦南北為一餘六十年而教化不興風俗日壞奸宄屢作者任法律而務財用也仁宗皇帝赫然奮起賔與天下賢能而用之雖刀筆筐篋之末并欲傅之於士天下孰不釋耒耜而談詩書投干戈而從筆硯行之二十餘年孔孟之道卒未能大洽於天下者仁宗皇帝在位日淺得人未衆作養之士未成新萸稚蘖不足以勝夫深根固蔕牛羊日夜又從而牧之信道篤者類指為迂濶稍出芒角為國家分憂者盡

格之下位急功利者遂從而彌縫附會覬旦夕之餘景而不知已為他人所銜轡矣自是法律愈重儒者愈輕群然鼓簧謂士不足用科舉無補於國計不罷不止嗚呼果孰為國計哉至元初從軍襄樊有綽爾齊者克嚕倫人也以功為千夫長綽爾齊傳圖爾罕圖爾罕傳托里台三世皆戍建昌而三世皆賢禿林之子伊蘇嗒喇齊從郡人李宗哲學進士業有聲今年夏從其婦翁增城左君至京師拜余程文憲公故宅貌粹而氣和才清

而志銳他日必為名進士然君子之學非所以為富貴利達之媒也所以進其德而達其才者也故其學不止於為進士士夫文以制治武以定亂法律以輔治財用以立國皆君子之事所當學者且文武非兩途也用之制治則文用之定亂則武非文之外有武武之外有文也法律非不任也任之以為輔治之具非為治之本也財用非不務也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非瘠民以肥國也故君子之學也用以致其君則為堯舜之君用以治其

民則為堯舜之民非徒學以自別於農工商賈而已國家養之必以其道待之必以其誠任之必盡其才非徒用以竊任賢之名而已然學在我養不養用不用非所計也而用不用實關天地之否泰國家之盛衰吾道之通塞此君子之所憂不敢計焉者子歸第務學焉勿以科舉廢興為去就當天下任者倘有仁人之心不忍坐視淪胥於苛暴慘刻必有為國家計者也幸勉旃毋自畫

沆溪先生文集序

豐城文物之盛自漢徐孺子以高士之節讀書龍澤山中為太守所禮重王中丞以風后力牧之望留滯江湖為詩人所嘆至宋彬彬不可勝載矣而黄氏居沆溪之上相望數世以文章學術顯名天下蓋自柳州公始公諱得禮字執中由元祐三年進士三遷而為柳州推官年三十九以卒其享年少其歷官未久故其行事不能大暴於天下觀其遺文則可得而論矣公之詩沈蔚雄

健有矯齊梁晚唐之意公之文辯博閎大有憂天下之心葢當國家盛時其氣渾其政平故其發於文也和而莊直而不遷至若論唐太宗遺憾於魏徵有恥不及其臣之失牛李之禍罪在德裕不能以公滅私陽城愛弟不娶甘棄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為素隱行怪其志於世為何如也紹興初公之玄孫愿編其遺稾得詩九十二長短句五史論十雜著九拾遺詩二長短句一及附錄四首釐為四卷至淳祐中其子脩紀始刻之已而燬

於兵今公七世孫璧將復刻焉而屬余為之序惟黃氏由金華徙豐城葢數百餘年矣訖宋之世登進士第者十有三人而公之子吏部郎中次山公之孫禮部尚書疇若為最顯其行事則載之國史其文章則吏部三餘集尚書竹坡集世多有之故不復論

無底書囊序

無底書囊二卷故族父竹泉先生所著之書也先生諱垚翁字汝和世為豫章豐城人父諱涇伯父諱士林皆

受學清江張文憲公之門文憲公器之稍不及門即以書詞先生十歲而孤惟母育養之而母性方嚴聲色不少假先生亦强學力行事母極孝自為子弟以至没齒人未嘗見其過踈髯廣顙眉目聳秀癯然若不勝衣居碧山之下萬竹之間竹間有泉甘洌不竭每清風徐至幅巾藜杖臨於泉上望之若仙蚤從大人先生游如鄉之翰林學士徐公經孫户部郎官李公義山臨江蕭左史山則監察御史秦來兵部侍郎徐公卿孫廬陵秘

書監丞歐陽公守道湖南安撫使李公芾每與言論引據經史慷慨激烈風槩凜然故莫不折節下之晚歲教授鄉里凡經指授皆尚氣節不碌碌隨人後望而知為揭先生門人平生所讀書皆手自編校其所論著必以扶樹世道為本此書特其聞見緒餘猶鑿鑿精實如此況其他哉元貞元年冬十有二月寢疾明年正月四日蚤作沐浴易衣冠謁先祠畢還坐堂上手為書數通別親故賦五言詩入句示其子載且戒之毋以釋老汙

我端坐而没後三十有六年其嗣子將刻是書以傳而
命傒斯爲之序臨風開卷灑灑若睹其風儀歷歷若聞
其平生之言而終古不可作矣嗚呼悲夫謹序其槩如
上至順三年七月日序

臨江路張同知自然頌序

自然道之極也因而品節之聖人之教也老莊明自然
而不可入於聖人故儒者所弗道河南張侯之貳臨江
也其言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非非有於我也賞所

當賞刑所當刑刑賞非有於我也皆自然之道也行之三年政果有聞遂名其所居之室曰自然其民之賢而文者陳宗元倡其友前鄉貢進士易方猷等若干人為之頌而請余序夫張侯因自然之道而為之政不騁奇以取名宗元等因自然之政而為之頌不溢美以為説惟不騁奇故民得遂其性而樂其業不溢美故文得盡其辭而信於遠皆可嘉也且以張侯之賢而得宗元以為之詠必能導之以親親長長之義使侯之政易行以

宗元之賢而得張侯以為之上必能後其奔走力役之征使元之教益申是又皆可賀也惟其知自然是以合自然是為張侯自然頌序

送燮元溥序

廬州舒城長燮元溥泰定四年進士也元溥蒙古人名實喇布哈無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若氏姓云者以便稱謂今天下之通俗也元溥治舒城廉敏明恕見許於士君子賑飢興學有恩惠子民時郡縣吏

初到官參所部必舉元溥以為勸余嘗載其槩於龍眠
書院記中今遷撫之樂安其民慕廉吏思惠政與舒民
同又多文而好學易以禮義化然撫五縣皆無公田之
入可以自養非痛自節縮去其冗食之人鮮能自固者
况元溥名進士人望之也尤深責之也尤嚴決不敢以
他吏自恕自易其常今天下所共聞知者海南治公田
之入十倍常賦民不堪命遂起而盜擁衆數萬破州略
縣賊殺將吏屠戮士民兵連禍結數年不解為朝廷之

憂彼有田而賦之不以其道害猶如此況當天下兵飢疫癘之後誅求刻剝之餘民力耗竭之極又無田而殘民以逞將無海南之事乎此吾與元溥所深憂而極慮者而天下行之若素漠然不以為意吾不知其何心也嗟夫元溥士不為仕則已仕則必盡其道毋貽父祖之羞為天下後世之僇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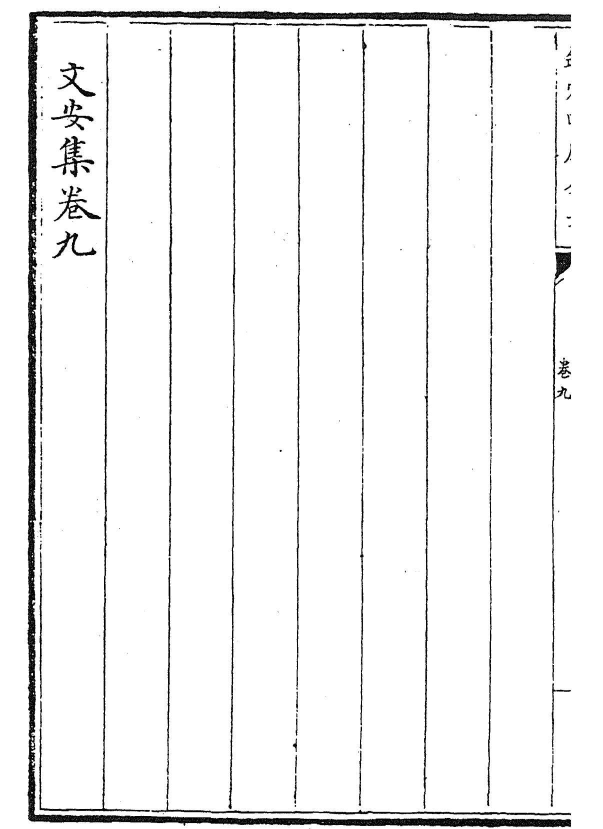
送彭仲寶赴水北巡檢序

臨川彭仲寶以溫厚之德深潛之學雅正之文佐修皇

朝經世大典於奎章閣以恩借授衢州龍游水北寨巡檢將行謂余曰余儒者也釋俎豆而弓刀非素所從事也非所從事而從事焉去親遠且困不可久也以去親遠困不可久從事於非所從事如曠官何曰天下治以禮讓為郛郭而莫能破以詩書為甲冑而莫能入以仁義為干櫓而莫能犯故守之以謹勑之士而有餘天下亂高城深池不為固長刀大劍不為利強弓勁矢不為威故守之以熊虎之將而不足今天下之民涵恩而沐

化好善而惡惡安耕而忌戰爭者五六十年雖有强王叛將屈强於數千里之外不過馳一介之使手數寸之革即縛致闕下視區區狗偷鼠竊曾蚍蜉蟻蠓之不若是故夷城塞塹束兵卷甲偃然有萬億年固安之勢君以數十里之地善惡不掩乎耳强弱不逃乎目是非不感乎心輕裘緩帶足以坐鎮之何曠官之足懼哉吾惟憂其所不憂慮其所不慮備其所不備仁言而義動雖守數十城可也何有於數十里哉仲實以為然遂書以

贈之



文安集卷九